

詠懷古跡五首

許永璋

此詩當是大曆元年（七六六）在夔州作。

〔古跡〕指江陵、歸州、夔州的庾信故居、宋玉宅、明妃村、永安宮、武侯祠。〔支離〕本是形容人的肢體不全，此借作流離解。〔三峽樓台〕指自己當時所住西閣。〔五溪〕《水經注》武陵有五溪，謂雄溪、楠溪、西溪、沅溪、辰溪也。時夔州一帶亦有溪人雜居。〔羯胡〕指安祿山，兼指叛梁的侯景。〔庾信二句〕庾信自梁使周，被留不返，位雖通顯，常有鄉關之思，乃作《哀江南賦》以致其意。〔搖落句〕宋玉《九辯》有「悲哉秋之為氣也，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」之句。〔風流儒雅〕風流，言其標格；儒雅，言其文學。〔故宅〕歸州、荊州皆有宋玉宅，此指歸州宅。〔雲雨句〕宋玉《高唐賦》故事：楚王游高唐（台觀名），夢見一婦人，自稱是巫山神女：「旦為行雲，暮為行雨；朝朝暮暮，陽台之下。」陽台山在四川巫山縣，上有陽雲台遺址。此言宋玉作賦托諷，並非真夢。〔荊門〕山名，在今湖北省荊門縣，與虎牢山相對。〔明妃〕即王昭君，本名嬙，字昭君，晉時，避司馬昭諱，改稱明君，又稱明妃。湖北秭歸縣人，漢元帝宮女。竟寧元年（元前三三年）嫁呼韓邪單于為寧胡閼氏。後因稱其出生故居為昭君村。〔紫台〕即紫宮，帝王所居。〔朔漠〕北方沙漠之地。〔青塚〕王昭君墓，現在呼和浩特城南二十里，相傳塚上草色常青，故名。〔畫圖句〕《西京雜記》：「元帝後宮既多，使畫工圖形，按圖召幸之。宮人皆賂畫工。昭君自恃其貌而不與，乃惡圖之，遂不得見，後匈奴來朝，求美人為閼氏，上以昭君行。及去召見，貌為後宮第一。帝悔之，窮按其事，畫工毛延壽棄市。」省識，猶略識。言元帝僅能於圖畫中略識其春風之面而已。〔環珮句〕環珮，女性裝飾品，借指昭君。此言昭君死在匈奴，不得歸漢，只有月夜歸魂。〔琵琶、胡語〕《琴操》：「昭君在外，恨帝始不見遇，乃作怨思之歌，後人名為《昭君怨》。」今琵琶曲與琴中都有《昭君怨》樂曲。〔窺吳〕錢箋：「《水經注》：江水又東徑石門灘，灘北岸有山，山上合下開，洞達東西，緣江步路所由。劉備為陸遜所破，走經此門。追者甚急，乃燒鎧斷道。孫恒為遜前驅，斬上夔道，截其要徑。備逾山越險，僅乃得免。」〔永安宮〕《華陽國志》：「先主戰敗，委舟航，由步道還魚復，改魚復為永

安。明年(二二三)正月，召丞相亮於成都。四月，殂於永安宮。」〔玉殿句〕句下原註云：「殿今為臥龍寺，廟在宮東。」〔武侯祠屋〕諸葛亮曾封武鄉侯，其祠在先主廟西。〔宗臣〕人所宗仰的大臣。《漢書 蕭何曹參傳讚》：「惟何、參擅功名，位冠群臣，聲施後世，為一代之宗臣。」〔三分句〕言三分割據局面，非孔明素志，委屈其天下大計。郝居中《題五丈原武侯廟》詩：「三分豈是平生志？十倍寧論蓋世才。」亦即此詩之意。〔伊呂〕伊尹、呂尚，是商、周兩朝開國賢佐。〔志決身殲〕即諸葛亮《出師表》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之意。

《杜詩鏡銓》：「此五章乃借古跡以詠懷也。庾信避難，由建康至江陵，雖非蜀地，然曾居宋玉之宅，公之漂泊類是，故借以發端。次詠宋玉以文章同調相憐，詠明妃為高才不遇寄慨。先主、武侯則有感於君臣之際焉。」此評其佳，雖承襲《杜臆》，但有所損益，且言簡意明，貫通脈絡，又可補仇註之不足。

第一首，借庾信以詠己懷。上六句，寫漂泊景況；末二句，思庾信而傷懷。

首聯，以對仗起，撐開「東北」與「西南」數千里的遙空，展現時代與身世的概況：祿山叛起漁陽，「東北」彌漫「風塵」，詩人因避亂而陷賊，由長安而鳳翔，貶謫華州，又棄官而走，奔逃於風塵之際，茹苦含辛，故起首用「支離」二字，以示國土割裂、身心交困之狀。關輔大饑，又「因人作遠遊」：由秦州而成都而夔州，生事艱難，親朋阻絕，故用「漂泊」二字冠於「西南天地間」之上，與上句相對照，更顯出支離而又漂泊的身影。這兩句又為因果關係：西南漂泊，是由於東北風塵。顧註：「東北純是風塵，西南尚留天地，下字皆不苟」。從「下字」著眼，亦能將詩意推進一層，惜未明言。杜公之意，蓋謂淪陷區人民之苦難，更甚於己之漂泊。此與《奉先詠懷》中「生常免租稅，名不逮征伐，撫跡猶酸辛，平人固騷屑」，同一存心。惟此系七律，與五古的表達方法有所不同。

頷聯，寫淹留三峽的情景。「三峽樓台」與「五溪衣服」，表現夔州風土特徵：「三峽」，指夔州一帶；「樓台」，註家多謂指詩人所寓之「西閣」，其實西閣定非壯麗樓台，很可能是破舊的樓閣。因為山城是依山造屋，遠望高處之屋，盡似樓台。以「三峽」托出「樓台」，頗似壯觀，綴以「淹日月」，則頓覺神傷，此以壯

景寫孤栖之苦況。「五溪」，指溪人雜居；「衣服」，指溪人服飾之殊異，正是地方色彩，綴以「共雲山」，則有長處蠻荒之慮。這裡的「淹」字、「共」字是詩眼，「三峽」、「樓台」、「日月」、「五溪」、「衣服」、「雲山」等客觀景物，全憑「淹」、「共」二字傳出主觀的情，呈現出孤寂雜亂的意象。

頸聯，緊接上聯，追溯漂泊的來由，且嘆還鄉之願難遂。「羯胡」，指安祿山，亦暗指侯景；「事主無賴」，指祿山之叛（亦暗連侯景之事）。「事主」二字，尚有微意：事主之羯胡無賴，亦見主之昏庸，養癰成患。「終」字暗與下文相聯繫，以今事引出古跡。「詞客」，詩人自稱，亦暗引庾信，「哀時」，總結上文；「且」字，喚起下句。

末聯，因庾信宅而懷庾信，且借以自傷。「平生最蕭瑟」，應首聯「支離」、「漂泊」，嘆庾信之遭遇坎坷，實乃夫子自道。「暮年詩賦動江關」，應「詞客哀時」，言信之《哀江南》，亦猶己之《秋興》、《詠懷古跡》等哀時之作，文章同調，益深傷今懷古之思。此聯倒貫全詩：前六句詠懷，此二句古跡，似先詠懷而後古跡；實則詠懷之前，胸中已有古跡在。故因古跡而作詠懷，亦因詠懷而顯古跡。在此詩中，自己的懷抱與古人遺跡，已融為一體。此時，詩人年齒已暮，流寓未還，與庾信之老境極相似，故詠懷先及之。下四首，皆依年代為先後。

第二首，因宋玉宅而懷宋玉。

首聯，從宋玉之悲發興，表示對其「風流儒雅」的崇敬。「搖落」，是從宋玉《九辯》中提出此二字以概括玉之生平，引起「宋玉悲」，中加「深知」二字，表示心之相通。「風流儒雅」，揚玉之標格與文學；「亦吾師」，崇敬之中，亦含有淵源祖述、斯文已任之意。仇註：「宋玉以屈原為師，杜公又以宋玉為師，故曰亦吾師。」此亦明其繼承性。詩人對屈宋，是時時不能忘懷的：他在《送覃二判官》中云：「遲遲戀屈宋，渺渺臥荊衡」，眷戀之情極摯；《秋日荊南述懷》中云：「不必伊周地，皆登屈宋才」，同調之感良深；《垂白》中云：「垂白馮唐老，清秋宋玉悲」，悲時之意同切。儘管感情如此深厚，但他並非單純的好古者，而是在繼承之中尚欲方其駕而勳其壘，這正是以斯文為己任的偉抱。此聯按七律的規範，稱之為失粘。如將一、二句顛倒，則全合譜式。

「晚節漸於詩律細」的詩人之所以使音節不諧，乃欲於拗中取

峭，以表露其不平之心律。

頷聯，寫深知之悲。望而灑淚，恨不同時，此為流水對中之十四字格，表示感情流注之速。「悵望千秋」，言尚友之古人已不可復作，故難禁「一灑淚」；「蕭條異代」，言宋玉蕭條於前代，己則蕭條於今代，同調而同一蕭條，同心而遠離異代，這比陳子昂「前不見古人」之空懷古人，尤為悲愴。故深知宋玉之悲，即所以傾吐自心之悲。

頸聯，嘆宋玉故宅已亡，欣其文傳後世。「江山故宅」，對其故宅的懷念。他對宋玉宅，時注深情：「悲秋宋玉宅」(《奉漢中王手札》)，是以己之悲秋，而憶及當日宋玉宅之悲秋；「宋玉歸州宅，雲通白帝城」(《入宅》)，是懷念歸州之宋玉宅，望長雲而通白帝；「曾聞宋玉宅，每欲到荊州」(《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》)是心儀宋玉又欲往其荊州故宅。「空文藻」，言故宅已亡，空留文藻；正因文藻猶存，故宅之名始能垂久。「雲雨荒台」，本為子虛無是之說，賴宋玉之賦以傳；「豈夢思」，言宋玉《高唐賦》述懷王夢神女，蓋以懷王之亡國警喻襄王，非真有此夢。李義山詩云：「襄王枕上原無夢，莫枉陽台一片雲」，亦即此意。詩人於此感觸特深：以襄王之昏庸，尚能容宋玉托夢以諷，故憂愁幽思而作是詩。

末聯，以楚宮泯滅，襯托宋玉之文藻長存。「最是」，是行文的著力點；「楚宮俱泯滅」，指楚宮與宋玉宅同歸泯滅。而宋玉宅之泯滅，尚有文藻永留人間；彼楚宮之泯滅，則一無可憑；即行雲行雨之疑，亦因文藻之感動後人。故富貴權勢，雖能炙熱於一時，究難與詞人爭千古。昔人題嚴陵釣台云：「嚴陵有釣台，光武無寸土。」感慨良深，亦同此詩意。

第三首，因昭君村而有感於昭君之遭遇。《杜臆》：「昭有國色，入宮見妒；公亦國士，而入朝見嫉。正相似也，悲昭以自悲也。」極合詩旨。

首聯，點出昭君村。在昭君村出現之前，先揭示出村之所在地「荊門」，又以「群山萬壑」奔赴之勢，以壯其氣魄，顯出絕代佳人出生故里之迴不尋常，這是以極大的熱情與敬意寫昭君村的。《詩 大雅 崧高》：「崧高維岳，駿極於天。維岳降神，生甫及申（甫侯、申伯）。」詩即祖此意，以頌昭君之生乃山川靈

秀所鍾。如此國色，竟被棄之於朔漠，此中含有多少珍惜！全詩之情，皆從珍惜之中生出。

頷聯，傷昭君遠嫁。「紫台」、「朔漠」，寫自漢宮直到匈奴的空間距離；「一去」、「獨留」，寫自古及今的時間間隔。在這樣漫長而寥廓的時空中，卻以「青塚」這個特殊形象，集中地表現昭君悲劇的全部過程：「青塚」與「紫台」相對照，即明確昔為紫台之絕色，今餘朔漠之孤墳。相傳塞外多白草，惟昭君塚獨青；生前絕色，不為人重，死後獨以塚之青色長照人間，此乃堅貞漢節的象徵，自與萋弘之血化碧的故事並傳不朽。「向黃昏」，言自朝至暮向漢而望。此種操守與感情，正與愛國詩人相吻合，故頌之極為莊重。

頸聯，諷漢元帝之誤人自誤。「意態由來畫不成」，孔子以貌取人，尚失之子羽；以畫取人，焉得不失昭君？既已失之，而猶欲於圖畫中略識其春風之面，亦屬徒然，縱然夜月魂歸，尤覺虛無恍惚。這是以元帝之悔，襯托昭君之色，而加深其怨，引起下文。

末聯，寫昭君怨恨之深遠，琵琶傳怨，其怨至深；千載留恨，其恨至遠，而此怨恨，又分明寄於曲中，傳之後世；怨恨當時之意，自在言外。全詩句句寫昭君，亦句句寫自己，但對自己方面未明著一字，而怨恨分明，真是大手筆。陶開虞評此詩云：「風流搖曳，杜詩之極有韻致者。」此評雖空，但頗識象外之趣。瞿佑《歸田詩話》云：「詩人詠昭君者多矣，大篇短章，率敘其離愁別恨而已。惟樂天詩云：『漢使卻回憑寄語，黃金何日贖蛾眉？君王若問妾顏色，莫道不如宮裡時。』不言怨恨，而惓惓舊主，高過人遠甚。」此評甚腐，樂天詩係少年之作，其內容無足稱道，詩中以黃金、顏色立意，詩格甚卑。瞿氏稱其「過人遠甚」，無非在「惓惓舊主」上。封建文人，大抵如此。瞿氏雖未明貶杜公此詩，而其「率敘離愁別恨而已」之語，當然包括杜詩在內。略為一辨，以明是非。

第四首，詠先主廟，以寄君臣相契之懷。

首聯，敘蜀主剛愎自用，自取覆敗。「窺吳」，刺其失策：聯吳抗曹，是孔明當年制勝之策，而今為報關羽之私仇竟興師伐吳，乖悖孔明本旨，詩人於此亦深為惋惜，故作《八陣圖》云：

「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」「幸三峽」，諱言其敗逃，因尊其為正統。這裡的「幸」與下文「崩」、「翠華」、「玉殿」等詞，皆是尊蜀為正統的標誌。其所以尊之為正統，旨在尊漢抗胡，但亦有以劉備襯托孔明之意。「崩年亦在永安宮」，言備因敗而憤死。「永安宮」，指魚復之改為永安，亦寓備之永安之願隨此次戰敗而與身俱滅。同時也暗示備失亮之既定國策，亦猶魚之失水，得人則興，失人則亡；得計則勝，失計則敗，此必然之理。

頷聯，言備之復漢大業，一蹶不振：當日之「翠華」，僅能於空山裡想像得之；當日之「玉殿」，亦虛無於野寺之中。這裡嘆「翠華」、「玉殿」之荒邈虛無，亦即哀其基業之頑廢蕪圯。

頸聯，寫古廟荒廢情景。「古廟杉松」，已至冷落；加以「巢水鶴」，則尤見長期荒涼。「歲時伏臘走村翁」，進一步點明廟祀之疏闊，惟歲時伏臘見一二村翁而已。顧宸謂「走村翁，見祭祀之勤」，不符詩意。詩人在《上卿翁請修武侯廟》詩中云：「尚有西郊諸葛廟，臥龍無首對江濱。」其破落之狀可見。遺愛在人的諸葛廟尚如此，劉廟自不待言。

以上六句，是陪襯筆法，揚劉備是為了揚孔明，抑劉備同樣是為了揚孔明；備用亮策，得以割據三分；備違亮策，終致身死祚移。

末聯，讚君臣一體。此詩係懷先主廟，而於結尾莊重地提出武侯祠，用意有二：一、劉備歿於白帝城，立廟其地，武侯祠自在沔陽，因後主不允臣民之請，故成都、夔州初無武侯祠。自有祠以後（成都武侯祠為李雄稱王時所建；夔州武侯祠何時始建，史無記載），百姓祭祀始盛。意謂：有孔明之策，始成蜀國之鼎立；有武侯之廟，始盛劉廟之馨香。二、「一體君臣」，即《出師表》「宮中府中，俱為一體」之意，言平日抱一體之誠，千秋享一體之報。詩人嚮往於此，亦有憤慨於此：古之君臣，魚水相得；今之君臣，冰炭相煎。感傷身世，懷想哲人。

第五首，因諸葛祠而懷諸葛。

首聯，讚其大成之不朽。「大名」，極其崇敬。《逸周書 謚法》：「是以大行受大名，細行受小名。」稱其大名，即所以讚其

大行。「垂宇宙」，亦見高度頌揚。《淮南子 齊俗》：「往古來今謂之宙，上下四方謂之宇。」這就是說：諸葛大名，遍及六合，光耀古今。「宗臣」，人所宗仰，且於其「清高」之「遺像」而肅然起敬。詩人於此特意推重宗臣，蓋有感於古之宗臣，重之為棟樑；今之宗臣（房瑄、張鎬輩），視之如草芥。

頌聯，讚其功業與才品。「三分割據紆籌策」，應從兩方面理解：從孔明的才略及其贊襄劉備復興漢室的整體籌策來看，「三分割據」的局面，確實委屈了宏圖；如從當時漢室傾頹、群雄並起來看，當曹操東征之際，劉備盡喪師旅，妻子為虜，關羽被擒，狼狽逃竄，無地容身，得孔明連吳之計，竟使一代雄傑曹操慘敗於赤壁，初奠鼎立之基。建此奇勳，古史罕有。「萬古雲霄一羽毛」，言孔明之才品絕倫，如鸞鳳高翔，雲霄獨步。這句在上句實寫的基礎上，突然騰空而起，直上扶搖，對孔明的德才勳猷，作無與比倫的頌贊。這種以虛化實法，使實體充衍而有光輝。

頌聯，承上聯對其勳業作出具體定論：方駕伊呂，俯視蕭曹。劉克莊云：「臥龍沒已千載，而有志世道者，皆以三代之佐許之。此詩儕之伊呂伯仲間，而以蕭曹為不足道，此論皆自子美發之。」亦有謂杜之稱許太過，若從全面考察比較，則知此論之不可刊。杜公之所以作如此明確之定論，固由於精誠相感，然亦欲力矯陳壽貶亮之不公，更欲開導史家以成敗論英雄之淺識。

末聯，對孔明之大志未成，發出無限同情的哀嘆。此時結尾，就章法論，自是圓滿；若就意義論，則不如《蜀相》結尾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之悲壯感人。「志決身殲」，是寫實，而歸之於「運移漢祚」，此尚承襲「天之亡我」的陳跡。其實孔明之志業未竟，是當時形勢的必然結果。然而，杜公是借古人古事以抒懷抱，倘置身其時其境，恐亦不得不作如是觀。

這五首七言律詩與《諸將五首》，皆為連章詩，除每首自成章法外，首與首之間，尚須嚴密組合，構成完美藝術。這兩組詩，在意匠經營與藝術結撰上，均臻上乘。盧世澐云：「杜詩《諸將》五首、《詠懷古跡》五首，此乃七言律命脈根柢。子美既竭心思，以一身之全力，為廟算運籌，為古人寫照，一腔血愴，萬遍水磨，不惟不可輕議，抑且不可輕讀，養氣滌腸，方能領略。人知有《秋興》八首，不知尚有此十首，則杜詩之所以為杜詩，行之不著，習矣不察者，其埋沒亦不少矣。」盧氏高度評價此十詩，自是確

論，此深知少陵入夔後律詩之成就。至其所謂「一腔血愴，萬遍水磨」，尤為精闢，說透了杜公之存心與藝術造詣。

（引自《杜詩名篇新析》，天工書局，1991年8月版）